

我们都被时光辜负过，上一秒还在拥抱，下一秒便形同陌路。其实，我还在原地等你，只是你忘了曾经来过这里。



从来未热恋，原来已深情 ①

殷寻 著

Secret Love



第一眼的相遇，可知结局注定与你缠绵。指尖越过绝岭，呼吸吹皱浪声。

从发梢到脚尖，从胸口到脊背，从温暖床榻滚落冰凉地砖。起初，只是暧昧好感一经，你并未如何在意。

她的悄无声息、她的不声不响，你任它肆意汹涌，也许只是不经意的回眸一瞥，然后却断然决定共赴这情爱温柔缠绵。

 中国出版集团

 现代出版社

从来未热恋，原来已深情 ①

殷寻 著

Secret Lov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来未热恋 原来已深情 : 全2册 / 殷寻著. —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 2013. 5
ISBN 978-7-5143-1494-6

I. ①从… II. ①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4216号

著 者	殷 寻
责任编辑	杨学庆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	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	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39
版 次	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1494-6
定 价	52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都是夜归人

我们都被时光辜负过，上一秒还在拥抱，下一秒便形同陌路。其实，我还在原地等你，只是你却忘了曾经来过这里。

月下轻吻	071
劈头盖脸的「揭穿」	058
婉拒	050
机场劫人	043
造化弄人	036
高层裂变	026
达成协议	018
雇主江漠远	008
星座相冲	002

辜负了幸福

温暖治愈系：你有没有试过，在某一天搭上某一辆巴士，漫无目的地开往某处？我试过，在明朗的午后。巴士上的人不多，缓缓驶过铺满金色银杏叶的小路，灿烂阳光几乎穿透轻舞的秋叶。就这样，相机留下了一幕幕的城市风景，或悠闲，或感动……尝试吧，在你还年轻的时候，享受一段未知的旅程，勿辜负了时光赋予的幸福。

与顾墨的重逢	179
人事大地震	170
跟我在一起	160
醉夜	142
吉他与礼裙	137
竞标会的暗涌	120
撞见素颜	114
青春的苦涩滋味	106
忘了他吧	098
南优璇	090
真命天子	084
股东们的反弹	078

时间与爱情

励志治愈系：我们背井离乡来到这座原本陌生的城市，每天做的事情也许无异，与其他人一样起床、吃早点、挤车、上班、吃午饭、工作、下班、挤车、回家。似乎所有人都在重复着这样的路线在生活，你会因这种枯燥而迷茫，甚至绝望，但经过时间的打磨，你再回头看，这些看似枯燥的过程，实际上却是我们的奋斗过程。

家乡的国庆节	194
古镇长夜	208
晨露	220
悠然见南山	224
重回故土	236
孟 啸	243
不择手段	254
恍若隔世的重逢	260
曾经的真相	267
我妈要见你	274
撕破优雅的伪装	278
第一想的是谁	287
尴尬到死	296
谁在可耻	306

Chapter 1 都是夜归人

我们都被时光辜负过，上一秒还在拥抱，下一秒便形同陌路。其实，我还在原地等你，只是你却忘了曾经来过这里。

星座相冲

华灯初上，周五晚高峰，车水马龙的堵得水泄不通，夜色衬托出三环的光彩，燕莎购物中心的华灯散落在玻璃上，像是细碎的星子。

庄暖晨听着环绕的音乐，足足有二十几分钟没有说话。这是一首老歌，被尤克里里的琴弦奏出异样风情，有些慵懒还带着点伤感。思绪像是扯不住的风筝，一直飘，飘到曾经的大学校园里，宛若胜雪的梨花瓣被清风抚落，大片飘散空中。树下，白衣少年噙着温润的笑，颀长的身影映落在梨花间，恍似明玉，比梨花还要美。

“庄小姐？”对面低沉的嗓音轻扬，极好的耐性。

风筝的线，陡然被人用剪刀剪断。庄暖晨明眸一滞，呼吸间已没了梨花香，抬眼目光对上坐在对面的男人，心里哀号一声，再开口却是风轻云淡，“对不起，程先生刚刚说了什么？”

程少浅含笑，黑眸被头顶的施华洛世奇水晶染得更加明亮，“庄小姐喜欢这首歌？”

“只是听着好听，谈不上喜欢。”轻描淡写间，庄暖晨从包里拿出化妆镜，修长手指轻轻一按，化妆镜弹开，暂时遮住了男人的视线。

镜中的她像极了陌生人。她素来清楚女人在化妆前和化妆后是两个样子，就拿她来说吧，本是清水一枚，经过“精心”的浓妆艳抹后俨然成了小野猫，眼线笔描绘出的眼眸像是拉长了的杏仁，海藻般的长发也被一丝不苟地盘在了

脑后，像极了努力装高雅又透着屌丝本质的女青年，也难怪艾念在见到她这副“尊容”后恨得牙根痒痒，直骂她“有眼不识泰山”。

艾念口中的“泰山”就是此时此刻坐在她对面的男人程少浅。米色短袖衫配亚麻色休闲长裤，整个人看上去十分清爽，他的眉眼唇梢被灯光映得流转着淡淡华彩。三十岁，海外国籍，年轻有为，换句话说也可以叫作钻石王老五。

优雅的酒店会客厅，这种场合，一对陌生男女大眼瞪小眼的也就只能想到相亲了，没错，相亲。天知道，庄暖晨实在头疼这种抱着以结婚为目的的相亲活动，只是今天令她大跌眼镜的是，这个程少浅出落得高大英俊，举手投足尽是优雅范儿，怎么就偏偏落得相亲的地步？照理说，她和他压根儿就不是同类人。

化妆镜轻轻一转，镜中反映出坐在不远处艾念怒瞪的眼神，庄暖晨忍不住笑了出来。这个艾念，自己都没弄明白呢，一天到晚净是操心她的终身大事，生怕她嫁不出去似的。

艾念，她大学室友兼闺蜜，当年她以文科状元身份直接被录取，毕业后她倒是没有发挥自己的笔杆子文采，反而每天总像是一个挥舞着长鞭的驯兽师似的盯着她的每次相亲。

“程先生什么星座的？”她故作慵懒地看了他一眼，又拿出口红当着他的面擦了起来。不消回头，她也能感觉到艾念那两道足以杀了她的目光。

程少浅不愧是个优雅到了家的男人，轻轻一笑，“很抱歉，我对星座不是很了解。”

“哦？”庄暖晨放下化妆镜和口红，挑了挑眉，“你的生日？”

“七月十五。”

“巨蟹座。”庄暖晨故作惊讶地瞪大了双眼，身子微微探前，“我是白羊座的人，咱俩根本不合适。”

程少浅唇边的笑纹更深，“为什么？”

庄暖晨耸耸肩膀，从挎包中拿出精致的烟盒抽出一支烟，“白羊座是火相，巨蟹座是水相，俗话说得好，水火不容，相冲。”将烟叼在嘴里，眸底闪过一抹明快，补上一句，“不介意吧？”

程少浅淡淡一笑，“当然不。”

庄暖晨实在要对他的好脾气叹为观止了，她只想装装样子将他吓走而已。为了这次相亲，她故意将自己画得跟鬼一样，故意迟到、故意目中无人，现在又故意扮作风尘，他倒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，这些是足足吓跑了数十名相亲者的招数，在这个程少浅面前竟不起任何作用。

烟刚刚点燃，她还没来得及被烟呛到，一只大手便毫不客气地把烟夺走。庄暖晨一愣，心里还窃喜着天使大姐终于开眼派个人拯救她时，一抬头便对上表兄颜明不悦的目光！

“闹够没有？”颜明许是忍无可忍了，在程少浅面前也丝毫没给她留情面，“让你相亲像是杀了你似的，再心不甘情不愿你也要给我留点脸面。”说完，又看向程少浅，愠怒的神情倏然变得平和，“少浅，让你见笑了，其实我这个表妹平时压根儿就不这样。”

庄暖晨无奈地心里低叹，她从来没见过颜明这么急过，八成这次相亲只是幌子，求着这位程少浅办事才是真的。听表哥之前跟她说，大学期间他和程少浅是一个篮球队的，毕业后程少浅就出国了，颜明则做起了酒店生意，经过几年的打拼，酒店生意越做越好，北上广一线城市陆续开了五家分店，总部就坐落在北京三环边上，CBD繁华区，也就是她今天相亲的场地。

虽然她对程少浅不了解，但观察后也不难发现他远远优胜于一般男人，颜明能够费劲巴力地够到这条大鱼，想必是有所图，否则，他才没工夫理睬她的终身大事。

灯光下，程少浅的笑容看上去更加宽容，“没事，令妹挺可爱的。”

可爱？

庄暖晨看向他，美眸泛起一丝疑惑，他从哪里看出她可爱了？

颜明听着这话倒是高兴，见这门亲事八成有戏，便冲着不远处正在忙碌的服务生高喊了一句：“你，过来，客人的酒杯都空了，怎么做服务的？”一副老板的架子。

服务生很快走了上前，不疾不徐地拿过餐桌旁的酒樽为两人倒酒。醒过的红酒摇曳着馥郁醇香，呼吸之间倒也享受。

庄暖晨忍不住被服务生的这双手所迷惑，他的手指修长干净，骨节分明，搭在装有红酒的酒樽玻璃檐上更显色泽润明。伴随着他倒酒的动作轻落，她鼻尖

地看到他的智慧线几乎划过掌心。

静静的音乐，红酒的香醇裹着若有若无的男性麝香，又撩动淡淡的木香，气息甘冽沉稳，令人不注意都难。她刚要抬头，却听对面的程少浅含笑说了句：“颜明，你们酒店能请来条件这么好的人做服务生实在不简单。”

这下，庄暖晨更要抬头看看了，能被程少浅这么个优质男由衷赞叹的人必然是帅哥中的帅哥。顺着男人的手指一路抬头，她清澈的眼眸却在对上服务生的脸颊后轻轻震荡了一下，瞬间怔住。

他虽穿着酒店统一的服饰，却没有一般服务生显得那么呆板，举手投足间的从容雅定透着一股子“金鳞岂非池中物”之感。水晶灯散落的光令他高大颀长的身影投射下来，密匝地将庄暖晨娇小的身影笼罩。

听到程少浅的话后，服务生只是轻轻勾唇，宠辱不惊，“两位慢用。”醇厚的嗓音极为好听。

这人的神情看似不卑不亢，却令人不敢冒犯，他的双眼看似温和，却有着令人不敢随意靠近的疏离。身穿服务生制服的他看似随和，却隐藏着常人没有的凌厉，有一种要命的吸引力在其中，令人又不自觉对他放松警惕，这个人，绝对不简单。

颜明自然被说得脸色有光，赶忙道：“那是那是，我们酒店的服务生一定是要高素质的。”

庄暖晨暗自掉了一地鸡皮疙瘩，偌大个酒店也就这么一个服务生看着养眼。

程少浅的注意力似乎全被这位服务生吸引，他悠闲地轻抿了一口红酒后看向服务生，似笑非笑地说给颜明听：“恐怕，像这种高素质的服务生未必你能留得长啊。”

颜明一愣，嘴巴略显尴尬地抿了抿，转头看向服务生，皱了皱眉头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服务生眼眸淡定，“江漠远。”

“江漠远？”颜明想了想，似乎对这个服务生没什么印象，又不想让老同学看笑话，清了清嗓子，“好好在这儿干，干好了我会给你升职加薪。”

服务生轻轻欠身，脸上仍旧看不到太过惊喜的神情，从容随意，将酒樽摆

好后退了下去。

程少浅始终盯着服务生的背影，直到消失了，他仍旧没有收回目光，温润的眼眸隐隐嵌着若有若无的思考。

“少浅，你们继续聊，今天的厨师手艺不错，我让他给你上个拿手菜。”颜明识相地离开。离开之前，他捅了庄暖晨一下，用口型警告她：配合点。

庄暖晨无奈，却碍于程少浅的好脾气不能当场离开，只好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着天。程少浅是个十分好的话搭子，他总会十分聪明地让气氛不会冷场，弄得她倒是心里不好意思了。

“庄小姐在哪里高就？”

庄暖晨不由得暗叹此人的用词文雅，清了清嗓子，“德玛传播。”

程少浅微微挑眉，“德玛传播？FA公司，原来庄小姐是做公关行业的，不错。”

“我只是名活动策划而已，谈不上好或不好。”她的语气谦逊，正想着下句该说点什么的时候，放在餐桌上的手机响了。她松了一口气，却在看到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名字后微微一惊，赶忙将手机拿到了手里。

悄然抬眼，看对面的程少浅似乎无心注意，她不动声色地按断了来电，迅速发了一条短信过去：现在不方便接电话。

将手机揣在兜里，庄暖晨拿过酒杯轻品了一口，清了清嗓子，却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。

程少浅似乎被她局促的模样逗笑，“你的朋友看上去比你紧张。”

庄暖晨下意识回头，见不远处的艾念表面在喝茶，暗地里却一直盯着这边儿瞧，她忍不住笑了笑，耸耸肩膀，“艾念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嫁个好人家。”

程少浅挑眉笑纹扩大，“那你要积极配合了，你可以问一下我的情况。”他直截了当的话反倒让她不知所措，红唇微微张了张刚要开口，兜里的手机又震了两下。

“不好意思。”尴尬扯过一丝笑容后，她拿出手机，看到一条短信：明晚八点整，盘古大观酒店宴会厅。

庄暖晨想到明天就是周末，深吸了一口气迅速回了一个字：好。手机放好

后，她咬了咬唇，重新将心思放在这场相亲上。

这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，大多数都是程少浅在说，庄暖晨在听，偶尔，她也会发表一点点意见。

用完晚餐后，程少浅坚持要送她回家。

她本要婉拒并想着拿艾念来做挡箭牌，谁知艾念一听如同中奖般一溜烟儿就先跑了，弄得庄暖晨哭笑不得。

夜色笼罩整个都市，已过十点，空气里依旧透着余热，从北三环穿过京通高速，车子沿着辅路滑入了一处小区。不同于市区的夜生活，小区里安静极了，偶尔也有夜归的人经过。周围杨树上停落着蝉，大半夜的还在扯着脖子叫个不停。

程少浅熄了火，透过车窗环视了一下小区的周围环境，眼眸泛起一丝疑惑，“你住这儿？”

庄暖晨点头。

“这是五环开外，离你上班的地方很远。”赫赫有名的德玛传播坐落在国贸附近，占据着CBD的黄金地段，而她住在这里，也就意味着每天要很早起床上班。

庄暖晨自然看出他眼底的疑惑，轻轻笑了笑，“没错，所以今天谢谢你送我回来，最起码可以替我节省了挤地铁的时间。”他的疑惑是有道理的，她有个有钱的姑妈，表哥又是做酒店生意的，所有人都认为她应该日子过得好些，可是，表哥是表哥，她是她，没人喜欢认穷亲戚。

见她开车门，程少浅忍不住伸手将她拉住。庄暖晨疑惑回头，他轻轻一笑，“你电话是多少？”

她微微一愣，随即一笑，“表哥是怎样的人我很了解，程先生，其实咱俩心里都明白，我们不是一路人，电话还是免了吧。”

“我倒觉得你挺可爱。”程少浅丝毫没有愠色。

这话让庄暖晨听着倒是哭笑不得，“程先生，你从哪里看出我可爱了？”

程少浅放手，看着她的黑眸充盈着款款笑意，“宁愿把自己的脸弄得跟鬼画符似的来逃避相亲，这样的女孩儿不可爱吗？”

听了这话，她下意识地咬了咬唇，面色尴尬，“那个……再见。”说完，

逃也似的下了车，还以为自己的手段有多高明，原来早就被人看穿了。

“庄小姐——”车窗落下，露出男人英挺的脸颊。

庄暖晨顿步看他。

程少浅没有再纠缠着要她的电话号码，一丝明显的疑虑滑过黑眸，他似乎在考虑着如何说下面的话。

庄暖晨等了半天也不见他说话，只好问了句：“程先生还有事？”

“你表哥的酒店……”他蹙了蹙眉头，想了几秒钟才缓缓开口，“让你表哥最近注意点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她不解他的话。

程少浅眉头拧得更深，意味深长地看着她，“可能有人意图收购他的酒店。”他的言辞十分郑重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。一阵风拂过，庄暖晨却没来由的心里一凉，愣在原地半天缓不过劲儿来。

雇主江漠远

星期六，温度竟然达到了三十六度，压马路的人不多，偶尔有车辆懒洋洋穿过。室内的空调呼呼吹着。隔着玻璃窗，庄暖晨看着楼下一对正在拌嘴的情侣，男孩儿设法哄女孩儿开心，女孩儿却不加理睬，一个劲儿地捂着小脸哭个不停。

“艾念，今天不行啊，我今晚有事。”一边跟电话另一端解释着一边轻叹了一口气，看着那两人充满稚气的脸，庄暖晨的眼底腾起一丝羡慕。

“怎么又有事？暖晨你很奇怪知不知道？这一年来你怎么了？一到周末就有事？你是加班还是怎么的？”电话另一端显然有点不满。

“庄小姐——”

庄暖晨刚要开口解释，身后扬起轻柔嗓音。

她回头冲正举着一件礼裙的工作人员示意了一下后，接着对艾念说道：

“对不起，明天陪你还不行吗？今晚我真有事。”

“是不是昨晚那位帅哥约你了？”

“别瞎说，我是有要紧事办呢，你别八卦了行不行，先挂了，这边有点忙。”庄暖晨生怕艾念再喋喋不休问个不停，赶忙挂了电话。

工作人员笑着上前，“庄小姐，您看这件礼裙怎么样？您皮肤白，穿这件一定很好看。”

一件裸色晚礼裙，长可以落至脚踝。庄暖晨拿过来，手指轻抚在料子上，柔软如细沙，十分滑腻。她爱不释手，想了想，点了一下头，“就试这件吧。”

几分钟后，庄暖晨从试衣间走了出来。一直等在外面的工作人员惊呼了一声，“庄小姐，这件礼裙真的适合你。”

赤足走到镜子前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庄暖晨竟然有点陌生。镜中的女人虽然素面朝天，但细腻的皮肤犹若牛奶般清透，绵长的黑发没有丝毫束缚，披在肩头，随着她轻轻的转身，一缕长发调皮地垂落性感的锁骨处。这是一款无肩带的长裙设计，采用多层细纱缝制，胸口处的同色蕾丝恰到好处地将她的性感沟壑若隐若无地显现出来。腰身设计得十分贴合，裙角则是散落下来，伴着脚步的转动，如月色女神，高贵中又透着无法忽视的清纯甜雅。雪白的地毯，将她的一双赤足映得更加剔透，水晶般诱人犯罪。她抬手轻抚了一下脸颊，昨晚看多了自己妖艳的模样，一时间竟不习惯原本的长相，真是罪过。

“可惜了设计师不在，否则一定会赞不绝口。”工作人员忍不住说了句。

庄暖晨没有丝毫的受宠若惊，“那就这件吧，老规矩，刷这张卡。”说着从钱包里掏出一张金卡来。

“好，稍等。”工作人员接过卡，心里忍不住羡慕庄暖晨的大方。她经常来这里定做礼裙，每次都出手阔绰甚至连价格都不问一下，真不知道她是做什么职业的。

从定做店出来后，庄暖晨看了一眼时间，已是下午了。想着还要赶到美容院去做脸，她就省去了吃饭的打算，伸手拦了辆计程车后坐了上去。看着车座旁的精致礼盒，庄暖晨这才想起那条短信，对方的要求是艳色礼裙，咬着唇想了想，裸色……在一定意义上也算是艳色吧！算了，已经买了，难道还要重选

吗？穿着就穿着，对方也不能将她怎么着。

晚上七点半，低调奢华的商务车像是深海的鱼滑入了小区。接走了庄暖晨后，商务车沿着京通高速进了城区，朝着北辰方向驶去。对方将时间掐得刚刚好，车子开得快速平稳，照这个车速，到达目的地正好八点整。

夜色下的水立方宛若镶嵌在深海的明珠，晃漾着水波的纹路一圈圈地引人遐想。车子从鸟巢穿过，一拐弯，进入了盘古大观超凡气魄的地盘范围。龙形建筑群几乎将庄暖晨淹没，也对，这完全是由世界顶级设计大师为宾客设计的精彩壮观的空间，一处用金钱和地位直接说话的空间。

庄暖晨始终跟在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士后面，男人的面孔对她来说并不陌生，平静不苟言笑，这一年多的时间，很多场合都是他来带路，只是，他在她面前说过的话永远是——

“庄小姐，您稍等，我进去通知一声江先生。”他又说了这一年多单调而重复的话。

庄暖晨点点头，待他推门进了会客厅后，她伸手拉了拉裙角。四周的光透钢化玻璃外是璀璨的城市夜景，奥林匹克公园几乎可以触手可及。不消一会儿，男人走了出来，恭敬地说了句：“您可以进去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深吸了一口气后，她款款走了进去。

会客厅相比外面的大厅温度更低一些。当然，这只是她的错觉，所有房间都由中央控制，何来的温度偏差？也许只是今晚她心里有点压抑，想不通一些事情罢了。

庄暖晨的出现令会客厅的几位男士停止了交谈，目光纷纷转落在她身上。这些目光透着怎样的讯息她并不想去关注，压下心头的情绪，她含笑扬唇，看向坐在不远处黑色沙发上的男人。

他的身后是大片的城市夜色，华彩而绚烂。霓虹灯交织着夜魅的颜色却也不及他的蛊惑，定做的高级深色衬衫将他的身材比例勾勒得恰到好处。修长的左腿优雅地叠放在右腿上，深色西装裤包裹男人双腿，线条流畅。他就坐在那儿，手臂悠闲地搭在沙发扶手上，西装外套随意搭放在一边，英挺的五官被室内的淡淡光晕虚化成了梦幻。

她进来后，他便放下茶杯看向她，冲着她一伸手。

又是这双眼，看似温和却依旧透着疏离，神情看似随和却又隐藏着凌厉。庄暖晨走了过去，一年多的时间她几乎看惯了这双眼，但怎么也不及昨晚在表哥的酒店看到的一幕震撼！如果不是记得这双眼和名字，她一定会误认为昨晚的服务生不过是个与他长相相似的人。

服务生的制服显然太不适合他了，今晚的他一贯是她见到的，昂贵的领带打得工整，精致的领带夹、金属质地的袖扣随着他举手投足闪出低调的光泽，每一处配搭都恰到好处，一丝不苟低调内敛。

手，放在他的掌心之中，触碰到那条深邃的智慧线后，庄暖晨竟然不经意打了个寒战。下一刻，男人微微收紧了手掌，修长而骨节分明的手指包裹住了她的小手。男人勾唇，淡淡笑着将她拉到了身边坐下。

熟悉而又陌生。

待她坐下后，男人十分自然地伸手揽过她的肩膀，动作亲昵而熟络，一如这一年多每次见面的样子。男人身上的气息很好闻，淡淡的麝香透着雄性的天然，又若有如无一丝丝烟草气息，却像是薄纱似的密密匝匝将她包裹。不知是因为被他搂得太紧还是室内温度太低，当男人温热的大手圈落她的腰肢时，她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细微的动作却没有逃过他的眼睛，低润的嗓音扬起，“冷了？”透着令她猜不透却让外人看着暧昧的关怀。

庄暖晨点点头，算是吧。

下一刻，一件外套轻轻披上她裸露在空气中的肩头。外套上自然沾染着男人的气息，似乎还带着他身上的温度，将她包裹得更紧。而他，拉过她微凉的小手，十指交缠，丝毫不介意在人前流露暧昧之意。

庄暖晨低头看着他的手，指端圆润，肌理分明，修长干净，指尖的凉意也似乎被他的温度吸走，有股子说不清楚的温暖。

“江先生真是长情，但凡出席这种场合，必然要带上庄小姐。”周遭有爽朗的嗓音扬起，含着笑。

“是啊，两位是不是好事将近了？”其他人也搭了话，“江先生，到时候别忘了通知我们一声。”

庄暖晨不动声色地抬眼，精心描绘的唇梢始终保持微笑。会客厅的这几